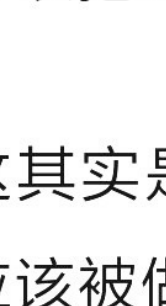


# 14 怎样避免集体无行动



王烁

昨天



14 怎样避免集体无行动



11:58

5.60MB

王烁亲述

今天我们认知训练讨论的问题是：为什么应该把组织做小。

这其实是已经有结论的了，但为什么组织应该被做小呢？因为集体没行动。

人类社会最大一个谜，就是少数永远战胜多数。无论是政治、社会、军事、文化、金融，都是这个结果。

## 以少胜多的温泉关之战

公元前479年，那个时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希腊各城邦面对来犯的波斯大军。统一东方的万王之王薛西斯，要把西方也管起来，派出数十万大军。

希腊有多少人呢？雅典是最大的城邦，也就能出三四千重装盾甲兵。希腊人全部加起来，也就是万把人作战。结果输的是波斯人。

波斯第一次入侵希腊，斯巴达国王带300人在温泉关抵御波斯大军，全部阵亡。300人挡几十万人，没挡住不奇怪，奇怪的是毕竟挡了好久。这事如何操作？

人少好组织。

每个希腊重装盾甲兵都装备有盾牌、护甲、长枪、短剑。左手持一米长盾，护住正面，头盔、胸甲、护膝分别护住头、胸、腿，右手执枪，短剑备用。这身装备穿上，如果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活靶子，因为太重，50斤以上，无法活动，而且身体右侧是暴露的。重装盾甲兵必须组方阵。

典型的希腊方阵，深度8排，宽度不限。盾甲兵密集布阵，左手持盾，右侧靠同袍保护。方阵极为密集，挤到能让人窒息的地步。盾牌合在一起，组成长城，长枪架在肩上，无路可走，只能向前推进。

这样一个巨型人肉坦克，就是那个时代的超级武器，把面前一切敌人刺倒，砍倒，推倒。

这么一算，斯巴达300勇士大概正面是近40个人，约20米宽，如果温泉关地形配合，他们居高临下，堵住了要路，波斯人要把这八排人肉坦克攻下来，不容易的。如果是数千希腊盾甲兵对敌，那好比热刀子进黄油，完全是场不公平的战斗。在罗马兴起之前，希腊重装盾甲兵方阵所向无敌，赢得了与其他打法的各路军队的所有重要战争。

**人多是纸老虎，人少才好组织，少数总是战胜多数。**

## 集体行动的“零贡献命题”

集体行动之难，横跨政治学与经济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尔森（Mancur Olson）讲过：

“一个集体，要么成员很少，要么能胁迫其成员，要么有其他特殊安排，才能使其成员采取符合集体利益的行动。否则，以自身利益为重的理性成员不会采取对集体有利的行动。”

这就是著名的奥尔森“零贡献命题”。翻译一下，个人不做符合集体利益的事，要做的话，要么集体的人数够少，要么集体能威逼利诱。

在名著《集体行动的逻辑》（*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*）中，按规模大小，奥尔森把集体分为三类。

**第一种是特权集体。** 奥尔森用了“特权”（privileged）这个词，其实跟特权没关系，就是指集体规模够小，小到其中的个体总会采取符合集体利益的行动。因为哪怕只有他一个人采取行动，承担全部成本，他从行动带来的利益中分享到的那部分已经足够大。

在特权集体里面，符合集体利益的行动总会发生。比如说，双寡头垄断市场里头，寡头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维护其垄断地位。又比如，海上失事，十个人爬上救生船，但船只能载九个人，那么你放心，一定会有个人被扔下去。

**第二种是中等集体。** 集体规模中等，单个成员的行动对集体利益的影响既不是决定性的，也不是可忽略不计的。个人是否采取符合集体利益的行动，有一定随机性，有可能会，有可能不会。

**第三种是大集体。** 奥尔森称之为潜在集体（latent group），虽然有共同利益，但就是一团散沙，个人对集体利益没有任何看得出的影响，经济学术语称之为“价格接受者”。

潜在集体里，符合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不会发生，除非集体能威逼或利诱。集体行动之所以不发生，不因为共同利益的能见度不够，哪怕它就明明白白摆在每个成员眼前。比如，人人都讨厌通货膨胀，但通胀来临时，人人都会上街抢购，火上浇油。

少数总是战胜多数，因为特权集体总是战胜大集体。帝国总会崩溃，但部族永存，而家庭是每个人永远的归宿，也是这个道理。中国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希望平滑地从己及人，由小到大，但总是事与愿违，因为别人不会跟。

## 走出“集体无行动”

奥尔森的书出版于50年前，今天我们懂得更多。他所说的，与囚徒困境、搭便车、公地悲剧等概念彼此关联，描述同一类现象：

**每个人理性决策，却无法得出对所有人来说利益最大化的选择。**

在囚徒困境里，面对忠诚还是背叛，每个人的最优选择是叛卖；在搭便车现象里，面对公共品，每个人的最优选择是只占便宜不付成本；在公地悲剧里，面对公共池塘，每个人的最优选择都是竭泽而渔。

怎样才能走出这个集体无行动的陷阱，我们今天也有了更精微的认识。另一位诺奖得主奥斯特姆（Elinor Ostrom）毕生精研公地治理，她开出的解药是这样的：

“如果公共资源的使用者们能够自己制定规则，以确定谁有权、以什么方式使用资源，并有效地匹配成本与收益，自我监督执行，或者是通过那些对使用者们负责的人来监督执行，做到有针对性地惩罚违规者，那么，集体行动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。”

奥斯特姆的药方是利害相关者自治。它依托于这样一个现实，同时也是信念：这世界上并不只有理性人一种。总会有另外一些人，他们愿意合作，愿意给集体机会，只要集体给他们机会——如果他人以善意待他，他会回报以善意。

还会有一些人，嫉恶如仇，对那些背叛者、搭便车者、竭泽而渔者，他们自带干粮去惩罚。世界再现实，还是有一点侠气在人间的。

奥斯特姆说，关键是识别出来谁是理性自利人，谁是合作者，谁是惩罚者。只要人们对此不是完全没有信息，只要关于谁是哪种人的判断比随机乱猜更准一点点，那么，这世界就不会完全被理性自利人所统治，公义就还有存身之地。

帮助我们辨别谁是哪种人的信息来自哪里？奥斯特姆说，面对面交流，还有就是各种对于信誉的人际监控机制。路上行人人口似碑，是其中一种。

其实，奥斯特姆的解药也可以说是奥尔森问题的注脚——很明显，这解药只属于规模较小的集体。正如奥斯特姆承认，较大规模的公地资源分配，必须使用分层解决机制。

《孙子兵法》看法与此相似。孙子说，治众如治寡，分数是也，就是说要分割。奥尔森在《集体行动的逻辑》中也有展开：

**大集体想要产生集体行动，得采用联邦结构，而联邦结构的每个成员都是小集体，小集体就能行动。**

奥尔森举例说，利益集团如商会之所以能量巨大，是因为商界由一个个细分行业组成，每个细分行业的企业组成专业商会，在对这些行业重要的议题上有强大的游说能力，它在这个小池塘里是惟一的有组织力量。相反，与其相对的工会、农会、消费者协会等大集体，想集体行动就难得太多。

有组织的小集体总能打赢无组织的大集体。

以此推之，虽然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什么也改变不了，但是校友就有机会改变点什么。

任何一所大学都有成千上万数量的校

Aa



写留言



66



请朋友读